

十五

程

夷堅志辛集序

予固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有同者豈無頗相  
類要其歸趣則殊今為悟為不廣前志書蜀士孫斯  
文因謁靈顯王廟慕悅夫人塑像夢人持鋸截其頭  
別以一頭綴頸上覺而大駭呼妻燭視妻驚怖即死  
予嘗識其面於臨安比讀太平御覽所編幽明錄云  
河東賈弼小名醫兒為瑯琊府叅軍夜夢一人面黧  
皤甚多大鼻矐目請之曰愛君之貌願易頭可乎夢  
中許易之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恚驚走瑯邪王呼視

遙見起還內弼取鏡自照方知怪異因還家婦女走  
藏弼坐自陳說良久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  
啼半面笑兩手各捉一筆俱書然則此兩事豈不甚  
同謂之古所無不可也今幽明錄無傳於世故用以  
序志卒云慶元四年六月八日序

夷堅志目錄

辛集上

夷堅志序卷第十一事

祁蘇兒酥

諸暨山道人

長樂郭  
振錄西  
請并也

范端智棋戰

吳琦事許真君

林氏館客全璧附

李彥勝夢賦

二屠鼎烹

張淵侍妾

山門寺僧卷第十一事

朱安恬獄

洞天真入殿

古步僊童

張八道人犬

許寶文女

佑聖觀夢

永寧寺街女子

鬼迎斛盤

江絡匠

彭師鬼孽

槐娘添藥

劉和尚犬

宜城客

許頴貴人

危病不藥愈

建昌道店

鄂州于通判

知命先生

普照明顛

何同叔游羅浮

鄂渚元大郎

王樞密招魂

興教寺僧

毘陵僧母

伊憲文命術

巴陵血光

孫致思

李昌言貪

武陵布龍帳

鼎州寺藏心木

宜都鐵冠

觀音寺道人

邛州僧

岳陽穉松

白馬洞天

李主簿及第

管先生祠

屈老娘

孟廣威獼猴

吳長者

觀音救溺

卷第五十五事

朱陳二縣丞

解脫真言

席天祐病目

梅溪子

月老治痢方

葉武仲母

汪季英不義

歷陽麗人

螺治閉結

攬事游師姨

卷第六程山人女

玉山陳和尙

卷第六王一妻

夷堅志目錄辛集上終

夷堅志目錄

辛集下

五色雞卵

胡婆現夢

蔣山長老師

胡廿四父子

張時鴨洪勝雞

程法師

王發猪

牛頭王

宋毅見亡父

張士儻

操執中

朱龔三八

金客隔織

舒權貨妾

明湖朱家怪

熊氏石獸

城子塘水獸

三衙墜馬

張三公作牛

葉道行法

萬道士

閻大翁

毛家巷鬼

孫福異禽

觀音救目疾

星月之異

王氏四足蛇

社壇犬

韓德高犬

馬保義文談

書廿七

傅子淵虎夢

馬訓練

杜默謁項王

申師孟銀

橫州婆婆廟

臨安雷聲

湘潭雷祖

易官人及第

詹氏雷硯

岳州湖泊

桃源凶盜

趙喜奴

蕭氏九姐

趙珪責妻

費氏父子

高氏影堂

焦氏見胡一姊

郭二還魂

香屯女子

熊邦俊病狀

曾三失子

卷第十四 鬼殺高二

江十四龜

李天祐

賓客陸青

池口鎮牛

李三夫妻猪

周子瑤池僊

蓬萊紫霞真人

程慧新

王節妻裴

湖口廟土地

陳小八子債

蕭太師

夷堅志目錄辛集下終

夷堅志辛集上

夷堅志

卷第一 祁酥兒

宋

鄱陽

洪邁

著

祁酥兒者亳州人父為秘書省校書郎酥兒性警慧

孝愛異常誦詩書禮義皆不緣指教而自曉母久病

步履艱難方七八歲時已代管家務事無巨細悉幹

之得宜年十五歲其冬母病忽加劇酥憂急不知所

為潛持一錢詣佛堂供像前拜而祝曰吾母病甚將

割股肉以療敢擲此錢以下即可願錢文上嚮否則

反之擲已驗之文果上嚮心獨喜快謂佛真許我遂持刀以割右股不暇遮傳自燔之於火屑爲丸類真藥粒之狀與母言醫別換藥來戒曰盡服此可愈母接服之疾經宿而瘳酥謂符所願益喜家人見其坐稍偏怪問其故猶閉匿不肯說迫之再三乃具以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創創已先中風浸浸傍攻四體萬方調治竟不瘥危困之際語家人云吾取吾肉以救母固已不愛吾身母幸緣此以安死亦何恨但念父母年俱高不得終養用此有遺恨耳泣數行

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爲作傳曰酥兒之心猶可悲也方其奮然舉刃之時豈不知肌肉之裂有不可忍之痛爲至難也以謂吾不如是不能盡其孝故以始筭之年最痛之身怡然甘之而忘其所以難也其可悲至矣予讀之惜其無傳於世爲載之三辛第一章

諸暨山道人

復州教授長樂陳方在大學時一齋生

忘鄉里及姓名嗜酒

酣醉無度未嘗畱意燈窻事適諸暨縣人招作門館其家僕開酒坊陳賀之曰此正是君從游處適我願



今宜勿辭也於是浮江而東當淳熙十三年秋解試望之不參假疑其已死或傳似有所遇不飲不食夜不就榻唯在書室中講授如故同舍生不以爲然及春忽參學衆以所聞質之答曰我坐平日酒多爲累故止不向口若臨飯食輒自覺飽入夜全不思睡亦不自知其然同舍私相約更迭陪之一宵驗其是否已而果如人言扣之不肯說久之始謂陳曰彼家酒坊距其居只半里吾早間點授生徒罷則徑造之連沃數觥及晚亦如之一日醉甚望坊外三四里有一

山奇崛幽邃可愛信步往遊見一人臥松下作而言曰汝無時無節不耽酒豈不防損害性命大可慮邪道人著青布寬袍長六七尺昂昂一道流也不覺敬異宿醒頓醒道人呼前使授我隱訣數語翻然而去自是日不復近酒饌雖偃息枕上亦不交睫宅無所云也後收拾書策告別不知所終

### 范端智棋戰

范元卿以棋品著聲於士大夫間具歷處庠序踐館閣故無不知名其弟端智亦優於此技與兄相埒而

碌碌布衣獨客於楊太傅府楊每引至後堂使諸小  
姬善奕者賭物然率所約不過數千錢之直范常常  
得之楊一日謂曰聞君家苦貧小小有獲無濟于事  
吾欲捐金幣三千緡用明日爲某妾一局之資君能  
取勝立可小康范喜謝歸即不能且同寓之士竊言  
范骨相之甚薄恐無由能致橫財如是及對局既有  
勝矣思行太過失應一著遂變捷爲敗素手而出乃  
知非分財物不容妄享好利忘義之徒可以內省也  
志牙中說  
吳琦事許真君

饒州吏人吳琦習熟刀筆年二十三歲卽遷補職級  
淳熙十四年五月八日徙居於下西關整頓神佛堂  
鋪設位像以所蓄壽星一軸挂左壁右方闕焉每用  
輿念旋命畫工劉生繪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像  
以補之所謂許真君也至七月十四日琦正午假寐  
夢神人頎而長戴方巾反搭其半覆面手緡簿書披  
閱竟呼黃彥發姓名黃者都孔目官也琦前跪曰郡  
吏賤役亦注籍也神乃指示之曰旣是都吏烏得無  
名琦又白曰如琦微下不審它日到得此地位否曰

亦但恐算候不及復請曰琦終身不至遭刑譴否曰  
無之續問壽命妻孥神檢簿使之觀其簿式樣全如  
四縫笠之摺角排列金星歷歷粲耀乃爲言汝命分  
只合一男一女後來儘得兼汝壽不長不出四十仍  
主暴天琦所以咨扣凡數端悟其爲神欲加奉事恨  
未得稱呼乘其將去挽裾而問之應曰汝不識我乎  
我卽第一將真君也又以不曉所言爲請傍一人若  
馭馬卒云便是汝家神豈右壁所事者遂上馬而去  
矣琦夢覺悉書於冊後九年一旦嘔血死妻子曲折  
皆如言不差

林氏館客 全璧附

平江林兄弟鄰居東西兩宅各邀士人處書館居東  
者建安陳希黯賦性誠真兄雖加敬禮而待之與常  
時無異弟所招閩中黃生巧逢迎術脅肩諂笑能得  
主人歡心故相得極厚東修之外遇有干亦應之不  
靳陳君每歎羨謂己不如黃忽抱病浸浸困劇弟過  
意拯療不能愈髮如蓬葆而不可運櫛主人使僕爲  
梳理數拒却之遂至死主悼惜無已躬爲治喪方洗

沐之次見髻中有短紙一小卷漫取視蓋其抄錄主家事狀及言語疵瑕巨細不遺仍謹誌日月以備或失歡時爲訐訴具也主大怒亟令舁其尸置於空室但置松棺斂葬湯君寶談其事予曰憶在婺州日義烏縣下巡檢館客田全璧以學課不如期陳狀并告其宅過時淳熙十二年四月問其授以何時曰去歲五月二日入學及冬盡則不肯償月給憤其無禮故具所聞見達于使君子視其條目二十餘項本末歷歷語之曰所言果實乎曰不敢一事相罔乃出一揭

冊呈示則自去歲五月四日命寨兵伐木作胡床及五日擅用番樂等事予曰汝方以初二日就館舍兩夕之間便密疏其不法何也使詣曹供對杖之二十而荷項令衆於寨門郡人皆傳笑謂全璧遂成碎璧全生之過受罰於生前而黃生之愚乃暴於身後皆非佳士不滿賢者一笑云

李彥勝夢賦

餘于李彥勝與宗習舉子業詞賦甚有可稱淳熙甲午請鄉薦至紹熙壬子當免舉夢就試省闈遇紫袍

神人持金榜揭示之曰此題目也且謂子細言之至再李熟視之乃人主天下之儀表賦并韻脚及出處上下文歷歷明白卽濡墨引筆一揮八韻畧無停思殊以驩躍旣寤遂綴緝一篇髣髴猶憶夢中隔聯佳處朝夕潛自諷咏雖從學者在席下亦不與之言時邑貴趙子貞爲吏部尙書度必知貢舉李嘗作館客在法合迴避趙念別院取數少預詒書止其行李曰倘吾命分當得何論人少難易固已格夢兆夫復奚疑遂決計負笈而西癸丑正月到都城趙果司文柄

李牒赴別試所賦題乃帝王以納諫爲聖而貢院出題并韻脚悉與夢合始以事告人知無復科級之望且歎曰造物小兒相戲可謂惡劇竟下第而歸

### 二屠鼎烹

德清民鄭八酷於屠牛每行刃時先刺其項血從中傾注數斗目尙開闔覩者念痛苦之狀或稱救苦天尊或誦解脫真言助之冥果鄭恬然弗之恤母在越嘗渡江省之到中塗日暮值雨急進路傍古祠中半夜後聞堂上軒笥有聲畫燭前導一神據按坐吏押

老人至首問曰汝在生之日何得於佛殿上殺牛命  
赴湯獲獄次搗鄭出鄭知其不佳拜而乞命神怒汝  
所屠不可勝計尙敢然亦命提趨湯是時猶未墮鼎  
獲明日倩人告其母備述境象因使人我知戒語畢  
厥死之母忽夢其求功德莫測所以少頃訃音至

張淵侍妾

觀察使張淵紹興中爲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  
價往都城買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  
撻嘗盛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精妙一座盡傾妻

兢兢自將不敢游目窺視無論及言談也中席淵起  
更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姝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  
在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姝慘容不答但舉手指筵  
上燭云絳蠟燭分明會得晦叔後語予曰猶憶其風流  
慧悟也招把士馮伯起爲館賓待之特異仍治宅西  
一室位使挈妻子入處之元宵三節爲張燈百盞淵赴  
府宴長姬領衆妾訪其妻小鬟見床褥華雅戲臥其  
上馮竊至遂與之合既罷長姬知之歸以白淵淵隱  
而弗問經旬又約馮共飯飯畢設茶於宅軒望砌下

橫一劍一竹篋一小缸置糞馮掩鼻謂守兵不謹將使屏之淵笑曰此正爲先生設元宵之事豈忘邪先呼長姬及小鬟杖之三十然後云先生須均受此辱已乃伏劍馮趨下受杖泣而乞命淵曰然則只以不潔代之可也馮度不得免拱手言願賜清汁許行破文書淵逼使滿杓而食乃遂食之後十年葉樞密督規軍馬駐建康投書陳禦戎方畧彼人云此正是喫屎秀才耳傳以爲笑淵暮歲徙家臨安過八十而終

### 山門寺僧

德興去縣十五里有山門寺其僧了詮者年四十四歲時遇一善術士戒之曰大師命運犯凶煞五月內當主灾殃須百事謹畏關防不然恐不能免詮聞言憂怖是月自朔日屏跡不出端坐誦經度日如年常若禍至及晦日闔寺僧相慰拊曰師兄可出矣詮曰猶有半日之期未竟不知獲脫否到昏暮寂無它虞詮亦自喜少頃提燈籠如廁過山坎下適巨蛇蟠居石上見燈光躍而赴之正齧詮足大叫仆地其徒奔救以還所傷處血肉潰腐遂連脛骨如截歲餘乃愈

然不復能行步春秋幾八十慶元三年秋始死

### 朱安恬獄

浮梁安東鄉民朱安恬與兄仲有者異居仲以貧悴立所居室契就恬售錢而挈一女來寄食其男細四仲所以求索於恬者非一恬復以屋契畀其男令自爲主仍往婦家贅慶元二年兄弟爭小故仲自拈塼搥扉欲以撓恬因去從女壻宿食至五月復訪恬處又舉首頓地微損恬扶勸使歸旋得痢疾越八日而死細四覓棺於恬不得鄰保懷夙憾諷之詣縣訴爲

叔用杖毆殺縣令鄭伯膺以筆楚志調上于州下司

理院不移元勘以殺見無証奏裁得旨處死里子趙

主簿審問恬稱冤貴溪縣丞同袒再鞫如初款及勅

下弋陽嚴縣丞審問恬更不復有詞卽供責伏辨擇

日行刑時四年二月也臨引赴市適風雨晦冥法當

停決如是者凡四申展輒當陰霖郡守林子長大夫

桶疑焉密采外議果云不平遂躬詣囚所閱實徒禁

鄱陽獄同斷死兩囚徑赴法天晴無片雲及物色廉

究盡得本末提點刑獄范子由秘監選委婺源丞葉



南夫就鄱陽獄質勘聞恬誦金剛經不舍晝夜以問  
推吏吏以爲歌唱先是鄱陽主簿江寧何公極夢游  
城外東岳廟見棟宇宏壯如宮闕視平時不類心固  
異之洎到廊廡間遇亡父朝奉大夫偉泣而進拜問  
曰大夫命在何地何自來此父云身隸此岳下奉差  
來作直推使者又問此岳何在曰在定州公極顧一  
室門上揭榜以金拖四字曰朱安恬獄父揮使去曰  
此非汝久畱處驚而寤汗出如洗明日爲同官言之  
是時恬之寃未白而公極於獄事畧無干涉也范讞

具奉詔安恬特與釋放其元勘覺舉官吏並免收坐  
以五月八日被命其死而得生林使君之明也旣而  
御史張巖肖翁察舉論奏凡本縣及州獄與審勘官

吏皆罷黜云

夷堅

卷第二十二事

洞天真人殿

鄞縣人連生嗜酒不檢束每飲酒必插花滿頭繞街  
狂歌明人多惡因目爲蓮花嘗過近村人家其廁有  
古屋一區敗壁欹危傳以爲藏怪而莫敢居連生詣  
其中見小道人踞地坐與之揖遂共談神僊飛昇事

道人笑指壁間歛然豁開乃大殿一所樓閣參差殆非凡世可比也引之入視碧瓦參差玉階鱗鬖層樓對峙清池澄徹寶殿正中出金書牌標曰洞天真人之殿兩旁四殿皆立小牌曰北極真人曰東界神君曰南洞神君一人著王者服坐其上金紫侍立玉女對舞霓裳羽衣曲僊袂飄颻衆樂競奏響透雲表連欲躡級而登道人不許出至門外回望來處敗屋如初道人謂曰汝明日可再來當奏知真人言畢跳入壁中不見明日復往則一切類前所覩又有張高蓋

乘大馬傳呼而至前後簇列細窺之似史太師道人云此紫府真人來見真人也與一小青瓜使食瓜已朽爛不得接食味甚甘香道人旋導之出約更五日相會自是率以爲常時紹熙末年也慶元戊午連已六十餘歲絕烟食顏色如嬰兒能言人禍福其應如響

### 古步僊童

餘千古步民陳青爲里中王氏童奴一日晨起至門逢一女子當前立容貌娟秀風儀華楚陳雖處身僕

隸覺其非常人問爲誰曰我乃汝前生妻室夙緣未斷故特來相問陳未及再發語已隱不見至夜定來扣其寢所以與通衽席之好達旦始去次夕復然經月餘日女謂陳曰汝可以用僊童術游行鄉閭我當纖悉報汝陳遂捨主家自稱僊童凡遇人邀請致祝香烟才起輒降言於梁上吉凶應驗盡如親履其間及就寢女陪侍自若旬日後陳堅坐不出而四遠傳聞疊跡踵至皆適其所禱而退俄一旦招之不應迫夜問之曰今日遇入地府對理一事甚急故不獲來以

上帝提行

是誤汝期年女懷孕誕子僅如瓜大體冷若冰雪至夏月亦爾未粹而夭凡往來兩歲忽盛飾攜一妾置酒饌從容言我以生前曾誦佛母咒百萬遍上帝命往生西方茲來敘別詢其託生何地不肯說曰天機秘密輕泄之且受災譴乃盡醉竟夕泣別而去雖夜寢絕跡而副僊童之約如初陳緣此多受賂謝致富至今尙存紹熙初赴同村李氏請李素持天蓬咒默誦於室中陳焚香啟白久而不降李爲輟誦如唧唧形言云曩聞呼卽至而此家有甲兵無數蔽空環繞

金剛大神長十餘丈執斧而立無路可進伺其稍退  
方得前耳它所響答甚多僊童之爲術最名幻妄獨  
是時彰灼如此

### 張八道人犬

樂平八間橋農張八公壯年亡賴不事生理而一日  
忽自悔悟積善存心自稱道人唯賒放米穀取其贏  
息以贍家每歲置一簿遇貸則書之已償則勾去近  
村程七借大麥二斗五升爲錢五百秋成不曾償至  
于累歲張亦不復索程死後張育一犬甚俊歷九年

老而不食程七之子三百爲屠過其門張以鬻犬爲  
言需直五百程曰此犬老瘦能有幾何只還其半張  
令牽去而將至橋犬盤旋不肯行遂作人語呼三百  
曰來我是汝翁以紹興二年二月某日賒了張八公  
大麥失還錢今請罰作犬賠填宿債雖在它家有吠守  
之勞然日食糟糠之費積之不少汝當盡還元錢使  
我託化子且信且疑繫之橋柱反詢張公乞假紹興  
故簿檢視果如所言遽奉上半直以犬歸餵飼加謹  
未幾而斃子以棺衾埋諸野仍爲設僧供資度之

許寶文女

樂平湖口許與權寶文宅前臨大溪築樓創圃家人以春日遊燕至夜而歸幼女忽得疾全如癡迷但時自歌笑許知爲祟所惑羣巫不能治聞相近白石村僧董侁師持三壇法著驗亟請之侁至曰此爲水怪易治也但室屋俗人舍不清潔當徙溪畔一寺加持乃可於是就助國院齋戒設壇誦咒呼三童子考照後則置供席迎神童隨臥地伏之乃起趨入坐廳上曰還有器刃否如有之宜以借我許宅固有防盜之具畏其

傷物應曰無卽徑造一室扃鐫自開各執一刀出躍投溪中侁竭誠臨水咒禁不息經兩夕寂然三童父母訴于許侁曰此神將憑藉耳固無害別關三童遽趨溪少焉其一出告曰邪魔已落吾手可便煎麻油三十斤以俟語訖復入油鍋既沸六童共拽一鼃大如席重百餘斤童競施刃剝剖納油煮熟棄之深山女疾立減再旬而愈安侁有徒弟效其術不葷不酒亦頗爲人驅邪然修身不能久息破戒少時而死侁至淳熙末以壽終

佑聖觀夢

趙粹中爲吏部侍郎夢出至廳上大門豁開吏報客通謁身長七尺著道士羽服形容端嚴視其刺字曰北方鎮天真武靈真君趙奉神素謹肅然起敬趨下迎揖不敢以主禮自居神固請趙東向坐曰侍郎是主人今日之事公爲政毋用謙辭遂就席跼踖而寤是時孝宗於潛邸王宮創建佑聖觀以答在藩禱祈感驗之貺明日降旨差趙爲奉安聖像使乃悟夢語

永寧寺街女子

孝宗提行

慶元四年五月十日夜四鼓鄞城卜士有未寢者在所居小樓上爲人推演命歷聞慶善橋畔一人獨行且叫且喝由永寧寺前街向西去約過十許家逢一女子立於門首相呼問訊云何妹阿姊深夜抵此當是急幹女曰莫要問我處望東而行才數十步又與別男子語男扣其所往女日記得四月內小市下王嫂出到寺上看道場王嫂抱三歲小兒極可憐愛我隨逐頗遠欲撮取之被師人趕逐我只在彼不退兒覺如中惡昨日遂遭法師兩次用符攝治遣我出外無緣

再入今須且歸男子曰適間向西者似可惱害官三娘  
同一往可乎女曰我一處已受辱豈宜至再兼其精  
神極旺難親近他男子曰三娘直如此識人試一行  
亦不妨女曰七哥必要撓它莫是曾相犯否曰恰在  
慶善橋上爲它喫唾喝我故欲報之女曰旣不曾相  
犯何如且休遂寂寂而散始知前人呼喝者此也

### 鬼迎斛盤

鄱陽坊俗每歲設禳災道場不常厥處慶元四年四  
月復就永寧寺大殿于第四夜命僧建水陸齋供加

持斛盤寺前居人多聞外間若男女相呼喚或稱兄  
弟姊妹姑姑嫂嫂請同去迎接斛食輕衣錢財及齋  
施已竟衆僧鳴鏡擊鼓奉斛出三門其語頓息迨過  
慶善橋則嘈嘈雜雜初皆喜悅謹譟隨至城外江邊  
拋散訖乃寂然

### 江絡匠

饒氏江井三居永寧寺東街爲匠慶元四年五月病  
死十日後未黃昏時其僕夏二在室中打屏恍然見  
之與語云在日藏小見手鐲一雙婦人金耳環一對

金牌一枚用小瓦礫子盛埋于門東壁下可說與我妻掘取將做功德追修言訖卽沒夏僕告其妻發地果得之

### 彭師鬼孽

鄱陽之俗師巫能事鬼者謂之行頭梁彭師者以慶元元年病死所居在棚巷後二年其妻招民楊二來共居而盡以故夫常用螺牛角售飲與女覲郝娘已而郝偶徙室爲鄰當招集鬼神之際彭聞鼓聲輒出至公然現形毆逐下梁者郝懼將所得器物僦之瓦

市作場彭妻亦捨去獨楊二猶處之每夫婦夜寢時必爲彭扯拽下地責罵言汝那得起離我老幼占我房宇晝日亦出拋擊盤盂桌凳楊遂遷居自遇夜則徧敲衆鄰門戶稱東鄰西舍全不念故舊旣使郝娘奪我行頭又接我門徒知識至今撓害未已彭生爲人時傳習妖詐死而自墮業網中真可笑也

### 槐娘添藥

饒州使院吏陳忠顯居槐花巷慶元四年五月晚從府歸令妻於房內取百勞散煮溫酒調服適有外醫



所貽滑饑在桌上妻誤用之陳服竟至夜吐泄不止  
方悟毒發五更後遣一僕往市肆買菘豆救療未回  
聞外間擊戶妻使婢問爲誰曰來尋陳都院婢覺有  
異應之曰已去州衙了其人言只教小娘子出來有  
一段話要說婢又問爾是何人曰我卽鄰側槐娘也  
婢曰娘子一夜擾擾恰方得睡不可喚起有話但與  
我說其人言知小一哥錯喫了藥被毒我欲別爲添  
藥陳在房息聆得往復語話密起使婢窺于門隙見  
一人身披白服四體顛掉如屏水之聲婢懼以擔繫  
入槐樹中遂不見此槐精屢書於策矣

劉和尚犬

鄱陽石陂村菴僧法希養一黃犬性極馴晝不傷人  
而夜吠甚警不食葷穢僧日以米一升作粥盛以瓦  
盆用竹篋子分畫爲二戒之曰以供爾早晚兩頓喫  
犬奉約甚謹更不敢過累歲如一慶元元年七月忽  
因早餐誤侵一角僧拈柴杖擊之且罵責不置犬舍  
之而走到夜不歸石陂村畔居者陳婆夢婦人著黃

衫來相見問爲誰曰我是菴內劉和尚之母爲生前  
有罪受罰入畜類兒子將百五十錢買我侍養十年  
偶昨朝食粥過多被兒打詈思之悶絕無處理訴已  
自投溺于池特來說過煩老人到明兒子使他知陳  
婆駭怖而覺旦以告僧卽領詣池打撈漉果得犬尸  
哭而收斂誦經備理埋于故母墓

### 宜城客

襄陽宜城劉三客本富室知書以慶元三年八月往  
西蜀作商所齎財貨數千緡抵關下三里間喜其山

林秀粹疑爲神僊洞府雖身作賈客而尙清虛之意  
甚切欲深入游眺置橐裝于外挾五僕皆往約行十  
里前望似有石牌視之但刻二十字曰十口尙無聲  
莫下土非輕反犬肩瓜走那知米畔青其指意明白  
易曉正惶惑間逢樵夫執斧負薪謳歌而至異而揖  
之樵曰彼中非善地不可久駐劉曰何謂也樵曰曾  
讀碑記乎緣向來鬼魅縱橫欲傷人性命遂立石示  
人以暗包四字合成古墓狐精君當了然何不速反  
吾見之多矣不暇爲君說言畢不見劉恍若迷蒙猶

不肯信又進數里許與十七八歲女子遇服布素之  
衣顏容閒雅誦一絕句音聲悲切云昨宵虛過了俄  
爾是今朝空有青春貌誰能伴阿嬌劉默念此女必  
亡夫壻在彼醮祭怨詞可傷從而問其故至再三皆  
不答劉曰料必良人家女子既能吟咏想深通文墨  
隨和一詩挑之云夜夜棲涼枕朝朝拂冷衾眼前風  
景好誰肯話同心女即大笑曰上客高姓答以姓劉  
名輝字子昭女曰是我箇中人也遂邀轉山背得大  
宅梁棟宏偉簾幙華潔婢妾佳麗成行置酒對飲命

引五僕於別舍饌具亦腆盛數酌之後天色歛昏女  
曰鴛衾久寂鳳枕長虛今宵得侍劉郎真爲天幸請  
締一夕夫婦之好可乎劉對曰正所願于是攜手入  
室驩合極意酒醒遲明乃臥一墓上草叢內僕跣伏

右畔小穴中方知正隨狐祟賴性命不遭傷害耳

右七  
據謙  
說事

許穎貴人

許穎間貴人

不欲顯  
其名姓

生時以嚴刻著既沒四十年其

孫女有嫁爲泉州趙氏婦者病昏厥經夕方醒言被  
引詣大宮室見翁在殿上正坐侍妾數十人執樂環

列私自嘆羨念其在世窮富極貴而身後尙爾可謂  
大福趨進道安止且問翁翁何以在此此是甚處翁  
未及答一吏拱揖於前曰時節到翁慘然隨以行入  
墨暗一室獲湯滾沸便剝去衣服又向其間叫苦之  
聲移時乃息旋又出之赫然一爛軀肌肉糜潰覆以  
錦被良久揭視已一切如初復導去元坐處席未暇  
暖又報時節到一日之間若是者四五追吏引我還  
我往哭別但云我日日受此惡境界汝歸家旦夕營  
功果救我女疾既平告其夫隨力爲薦冥塗後亦不  
大畧類乙志內李孝壽也

危病不藥愈

凡人病困固仰醫藥亦有出人意外非所料而獲  
愈者鄱陽王大辨痢疾七晝夜聞粥餌向口則先嘔  
惡年齡既高瘦至骨立困臥簾下聽市童叫子牙薑  
偶欲之卽買小楪見之則喜并淡醋汁食之盡俄思  
粥痢自此止張刻二子和哥年十二歲病噤口痢初  
時猶以雪糕撚作細圓使吞嚥久又不能僅吸少稀

飲經歲半父母度無痊理欲其死而奄奄獨活一夜  
風雨作捫壁起開門便溺其門無樞曰但用一擔撐  
拄及還推閉不謹爲所壓呼痛乞救父不問母出觀  
之云被門扇倒來身上遭一跌驚殺我且與些湯飲  
接氣家貧無宿粒鄰人與之遂求米糝充饑明日積  
疴失去今以卜術贍生李皮匠妻腹脹急如鼓閱三  
年招醫十數皆指言蠱由血凝治之弗效日以羸弱  
扶杖始移步夫甚嫌惡焉所居新橋湖畔就虛板上  
爲廁嘗以昏黑登溷忽覺墜下一物如塊囊連聲喚

人夜起取火來照圈之以索挂於水濱明日起視之  
每滴如散油然腹遂消累歲月後肌肉充肥翻勝于  
未病王僊壇民夏伯恭苦外痔因在廁爲贖質者推  
落篷脊所驚痔出而不收宛轉牀上十有餘日衣黃  
裳置小橈於牀方踞坐故失脚蹶倒夏駭而欲與痔  
已縮入 黃裳說

### 建昌道店

趙彥珍自鄱陽往江西至建昌境暮投民居庭戶極  
迫窄埃塵不掃主人乃屠者爲不得已之狀畱使宿

引入一室門扇皆朽替開闔且無油點照趙與同行  
余二秀才及一擔僕共處余路地下有穴可六七寸  
濶以杖探之杳然深黑而其底鏗訇有聲疑非佳處  
寢榻上鋪板閣露一圓竅趙登榻仰窺之連接三間  
外乃有燈光猶用爲怪不敢窺取隨身柳栗杖置于  
側捲藏案羅衫柱據思所以脫危機之策盡啟兩籠  
擊碎陶器十餘箇曳僕出痛箠主人家聞叫喚走問  
其故曰我是箇窮漢親戚倩帶少信物與城中官員  
此僕貪喫酒一路撞磕大半壞了也不知教我將何

物贖填主人顧妻子頗慘恨勸使釋僕趙歸舍舉牀  
拒戶展轉到曉告去前人云彼屠尋常多殺害行旅  
伺客熟睡則從高以矛搵其腹死則推陷穴中吞畧  
衣裝續刳肉爲脯售於墟落知趙必有備乃得全生

鄂州于通判

湖北轉運主管吳興周梓彥廣待郎之子也生於紹  
興壬子以紹熙癸丑卒於鄂州官舍通判毘陵于倣  
與之同歲竊以爲憂親朋多勸釋之謂人同年同月  
同日生而不同時則五行休咎便別况于泛泛同庚

甲哉  
甲做終以不解復州教授陳方先生一年因來考秋  
舉做監試殊相契合是歲四月再到鄂延致款語之  
次忽顧其子曰我覺背上痒不可忍可一觀之子揭  
衣揖陳共視當中腫起如胡桃急呼瘍醫猶話談自  
若醫至已如扇大驚曰疾勢之來不啻風雨此非砭  
藥所及唯著艾乃可耳即命搗蒜艾鋪四傍幾於滿  
背迨火盡腫定而醫者軍中武士習技麤猛所灸處  
太濶火瘡遂大作不可收斂不三日竟亡做家富好  
餌金丹面色常黑故瘡毒之發其捷酷如此

### 知命先生

晉陵胡儔友直乾道七年二月儺州人霍氏屋居三  
板橋下時以被命守荆門代者梅世昌猶須次見任  
者馮忠加到任方一考胡徙舍之初與館客對啜茶  
聞道人唱言看命其聲音極清使童邀入其人著黃  
道服戴青結巾項挂數珠手提棕履書云知命先生  
遇僊得術遂評論五行最愛胡命云且長年匪晚合  
動胡答以上待三年遠闕道人曰不是清明前五日  
則是後七日必動胡不敢信姑詢曰先生在那一个

道堂安歇曰尋常性不喜喧雜只在東廟前何家店  
內須與告退再呼之不復見徧遣僕往兩邊修巷尋  
訪并詣東廟求何氏元無此人也胡曰是必異人知  
命與何店俱兩口得非呂公乎既果以清明前五日  
友人王推官正邦報世昌改提轄左藏庫過節七日  
進奏官報忠嘉召赴關關二者差不一日於是證爲呂  
公不疑明年秋在荆門將圖公像奉事雖衣冠皆可  
焉而貌難得其全也思念累久有一卒持復州守書  
至正一年卷軸來蓋呂公寫真盡畫如向時所覩其上

有蘇魏公題字顧子端給事鎮南京日刻本也淳熙  
六年胡守滁陽因刊石于天慶觀自疏其事于下方

普照明顛

華亭縣普照寺僧惠明者常若失志恍惚語言無緒  
而信口談人災福一切多驗因目曰明顛未嘗睡眠  
通夕立于廊廡門倚柱囁嚅審聽之多誦經文雖祈  
寒盛暑不變每入市唯曳裙跳足行步張皇或詣店  
鋪兀坐則其肆是日交易必獲利倍常故皆喜其至  
若赴齋供得襯施盡散諸小兒非其意所欲往雖加



苛撓亦不肯小駐或遭值戲侮報以瓦石飛投畧無  
少傷好作偈頌間有達理處其末輒顛錯不可曉嘗  
遇手影戲者人請之占頌卽把筆書云三尺生綃作  
戲臺全憑十指逞詼諧有時明月燈窻下一笑還從  
掌握來此篇蓋最佳者紹熙三年日本國番舶泛海  
距縣境已近值風波甚惡見一僧就地拾土塊揚擲  
風爲帖息乃得艤泊又告之曰更宜且釘纜待次  
日始可前進如其戒果得便風後見之於道乃明顛  
也亟下拜相隨入寺願奉謝禮顧之茫然無領畧意

客不敢強但持貨物回施常住設水陸供而去明至  
今尙存

何同叔游羅浮

乾道初何同叔以廣節度推官督賦惠州因游羅浮  
逢一道人與語良久殊爲契合臨去言從今日以後  
且領取三十年安樂授以心膺膺交感之法使水火旣  
濟則常得無病仍令歲禮韓君丈人可預知死日又  
揣按骨法謂晚歲當遇至人何退抵冲虛觀詢道士  
適所見何人房在何處皆曰無此人也而周行至黃

野人祠堂驚曰此是也何氣幹瘦瘠緊本自寡欲生於甲寅時年甫三十既遇黃君不復有苦疾慶元己巳歲入爲太常少卿爲同僚言此且云今已三十餘年來日定無多矣同僚曰公僊風道骨瞳子紺碧照人世間不能侵壽算未易量也大兒以太社令在寺預聞之親得其所書如此

鄂渚元大郎

水族中鼃魚龜鼈遭罹網罟而能託於夢寐以脫其死者見於傳記甚衆唯鼃最多鄂州針工程一於慶

元四年三月夢一丈夫肥而黑自通爲元大郎程妻室元氏也疑其姻戚近見之則歷懇言我一命只在朝夕君誠哀而救之度所費亦不多它日必將有上報及覺天已明方入市逢壯夫四輦扛巨鼃赴屠肆凡重三百二十斤商價則爲十三千當時才約定卽便鬻割大率三日始竟程遽念昨夢語其人云我願依此價買幸勿遽殺旋歸家收拾質物贖得之釋縛放諸江趙德勤在總衙聞遣人取視已無所及市民有仁心者相率哀錢以助乃獲一倍之贏所謂鼃之

圖報未知何日荆江別派亦有此物爲害嘗覆大軍  
米綱船統制官擇卒伍勇而善射者侯伺其處一竈  
方廣丈許乘日光升沙渚暴甲爲強弩所中眇其一  
目竄入水中因白大帥及荆府以派爲禁江不許東  
西客舟去來使避衝突之禍前志郢一事亦然也

### 王樞密招魂

王淵以建炎三年僉書樞密院死於苗劉之難骸骨  
不存及事寧詔令招魂以葬官給其費而子弟懦弱  
久未得集王倫以僉書樞密畱守東京死于金在其

後十二年尸柩不歸亦俾招魂葬其子居宜興至紹  
興三十年始克作墓將以詰且掩壙姻戚畢會天未  
明乃已有寘棺于中者驚問之則爲淵家所據矣兩  
下爭鬪幾於兵刃相格事聞於州縣皆知曲在淵家  
而其言曰彼此俱是刺葬資于國力用之何妨官司  
莫能決淵故部將多顯貴爲之道地遂云淵旣就窆  
豈宜復徙但命倫子別卜地而轉運司爲主辨乃已  
兩人皆王氏皆爲樞密皆不得死矣皆奉詔招魂其  
家皆在宜興去淵之沒凡三十餘年家訟方起殆前

未之聞也是歲予爲禮部郎官韓子溫爲屯田郎官  
正覩其事

### 興教寺僧

臨安西湖上興教寺一僧年方四十餘歲得頭軟之  
疾扶之則仰按之則俯擁之左則左移之右則右非  
它人運轉輒終日不動股足亦無力不能行也凡困  
頓踰月易二十醫皆以爲中風天柱軟而投藥並不  
效中官王押班與之厚招京師人劉道中往視之劉  
探所用醫其技半出已上其半不如雖議論不相同

而大較不過求之風證乃扣之曰師須記得緣何得  
此疾僧云去歲夏間以傷暑吐瀉餌來復丹兩服而  
愈思藥力之妙遂每日服百粒防疾再發百日不輟  
因不疾姑已之劉曰來復丹於劫病誠有功在法只  
宜兩服蓋其品劑有焰硝若積之五臟硝毒發作能  
令人骨軟師正坐此耳於是先爲除去硝之畱積別  
處調氣丸嘉禾散建中湯諸藥緩而解之不及一月  
復故劉之姪景說而不肯言去硝名品

### 毘林僧母

常州某寺長老年過五十事母孝謹家既無兼侍取  
置丈室一日稱暴亡時當暑月卽治棺收斂舁致圃  
僕之舍終夕修營哭泣將以翌早出殯寓客張推官  
自新安罷歸攜一娼女趙壽兒來趙有色藝張氏待  
之不能滿欲是夜忽失之以爲逃去經廂官立賞捕  
緝其子弟云主僧日言徽州人與壽兒接談壽兒每  
以見僧母爲詞往省之意其竊去而詐云母亡耳後  
三日果有人告僧母元不死乃僧趁黃昏時候裝着  
壽兒就木然後呼伴匠分付焉扣之如所言僧娼至

郡庭太守莫伯虛囚諸獄荷枷掠訊僧受杖毀度牒  
爲民壽兒乞免罪而執報事樂籍中理掾以其勝諸妓  
亦爲呈請太守不聽竟撻之伴僕輩連坐者十餘人  
娼錄赴牙僧旋入一幕僚家後生男女三人終其身

攝承中饋之職予在徽日熟識之趙說

美堅伊憲文命術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羌戰立功  
至指揮使所部兵坐不戰爲寨主撻治祈天性寬仁  
御衆不尙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反遭杖責頗

羞憤值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陶寫抑鬱初無榮望也卦成術士曰君此去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貴所笑而不信士問曰有子乎曰有兩子頗習學武藝遂出長子庚甲示之士驚曰貴不可言成治國功名異日當享王爵至問次子又曰此猶尤勝前者生當封侯所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姓伊名憲文河中府人隱居首陽山下今海內將亂吾不可久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所竟以戰歿二子延恩得官長卽玠官至使相死贈益王次卽璘至太傅

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所累贈至太師極品

### 巴陵血光

建炎四年五月武陵陳莘叔尹自巴陵舟過洞庭夜泊青草湖金堆岸是時兵戈震擾羣盜如蝟一更後鄰船聚話間遙望東北方火光亘天照耀湖心上下一色皆謂岳州處又遭賊熨既而此光迤邐東南去明日商客從城內來言天上昨夜血光見方金兵躡湘沔北還而鍾相孔彥舟曹光火星劉超彭筠各擁衆數萬徧行寇毒一道生靈糜滅殆盡鍾相者邵陽

人善咒水治病好作神語人呼爲鍾顛又云鍾老佛時已昏耄特爲其徒所愚弄遂據士大夫家伊氏女爲妻未幾爲彥舟所敗執其父母妻子彥舟詭言助順檻送長沙以明己功揭榜文曰天大聖楚王鍾相僞皇后伊氏僞太子昂並陵遲處斬于攸縣餘黨楊么於兄弟最幼湖口人目爲公子据龍陽瀕湖作過至紹興六年岳武穆公討平之妖沴之氣上千星象涉七年乃息

孫致思

江陵孫致思得之龍圖閣學士義叟之子也宣和中爲鴻臚丞在京得風疾兩足俱廢既歸鄉里當建炎擾亂潰兵李孝忠聚羣盜劫掠城市孫氏所蓄金帛已爲先至者盡取繼者無以給其求舉刃欲斫之其一盜忽從中出救護曰此我舊主也不可殺皆捨去致思顧救已者謝之且言恨抱病拜不得不知將軍爲誰何處相識而一旦施仁恩如此其人敘陳本初乃龍圖通判衛州日虞侯也又扶之下牀曰後隊至將放火定燒此屋須急避之引從後門出致思爲怖

不覺起行數年沉痾不藥而失旋赴吏部參選施果  
二州通判而終

李昌言貪

隨州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以奉玉泉祠之故受四  
遠供獻寺帑之富過於一州紹興二十年郡守李昌  
言資貪凡百須所仰盡取辦焉僧不堪命有靈濟菩  
薩道場者開山祖師也士民莫不施敬李獨慢侮之  
竟以罪罷歸荆山之松滋會江水暴漲家人奔徙以  
避李輜重頗多戀惜不能去縣官望水勢泛溢具舟

往救李伏于屋梁上自言曰吾平昔所儲蓄者在是  
勅誥亦在是寧隨流而沒決不可捨俄有一籠浮出  
波面李顧舟人曰此吾勅誥也天寔異我急取之既  
登舟猶癡冀它篋盡出水忽從後衝斷恰所據屋悉  
遭漂蕩李雖全家免葬魚腹而橐中至空空然數年  
間仕亦不遂而卒

武陵布龍帳

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南寓武陵建炎三  
年郡豪相率連錄大醮以祈福就天慶觀道堂設位



父老鄭圓持水龍布帳展挂於堂中此帳本富人方十四郎家所藏有百年餘矣其後生理凌替田業財貨悉已蕩然於是典帳莫肯酬其直有蔣三郎者夜夢龍繞庭柱驚起不寐旦而方生至門歎爲神異以錢五百千質之鄭圓借以供事香火未施堂上陰風振動燈俱滅坐立者毛髮森聳舉體寒顫亟命捲還之帳不知爲何人所畫其神如此倘用之請雨當可立致今不審存亡也

鼎州寺藏心木

鼎州民葉氏祖墳在城東其傍崇寧寺謀建大華嚴藏工費鉅萬旣已辦集唯思乏堅良之木以爲藏心而葉氏莊院之前大桐樹其高七八丈堪應其須葉壻陳秀才因過沙頭市寺長老來訪燒香點茶起白之曰老僧之來他無所求願得此木以濟用陳許之但云方栽插秧苗之時斫伐挽曳必將大損俟收穫畢功敢不聽命長老曰旣蒙尊諾自無慮卽展搭坐具向空而作禮祝曰大風吹一樹萬木不同枝遂揖別而退至夜半顛風忽起桐連根拔仆之於閑地苗

未曾不少傷於是斲中幹爲藏心餘枝柯爲神像木  
色正赤有汗如血其後亦罹煨燼今報恩光孝禪寺  
卽此刹也樹拔之後穉桐徧滿山谷老庄僕陳四翁  
言皆向來削木稊所生者

### 宜都鐵冠

峽州宜都縣弓手向宥少年時爲清江渡子遇一道  
人戴鐵冠容狀奇偉宥近而揖之卽問曰汝欲如何  
變身名宥愚下無所識知但日見其伍長爲可慕答  
之曰願做一個頭目公人耳鐵冠咨嗟嘆息久乃曰

汝作公人到頭并與縱言未來事其後歷歷皆驗旣  
而能信口成小詩言談夙與昔別作尉及令者更數  
十無一人能稍加異顧老而罷役題詩於荆山鄉明  
月洞曰誤了先生三十春却來明月洞中尋如今却  
見先生面改了當初一片心是時蓋已悟矣好事者  
題其事於縣驛廳壁上

### 觀音寺道人

衡州栢坊渡觀音寺紹興末年有黃姓者用五更時  
登樓已聲鍾見兩道人于板上對奕暗中無所覩而

爭戰甚酣意其異人叩頭求藥其一視之而笑授以一棋子使吞之驀然不見黃素不習此技自此高手無敵部使者兩臺臨治于衡聞而迎置公解從而學焉竟歲不能得其妙然比諸朋儔固已超絕及遣歸送以詩曰自有棋來不計年古今唯是說爭先箇中一著如教會殺盡三千與大千既還寺遂佯狂嗜酒年過八十乃終亦無他異

邛州僧

成都醫者劉翁來夷陵推官陳莘與之從容因言邛

州一僧事云有亡賴士人脅持誣以不軌僧下獄受鞫隨問卽承獄官測其非本情也開以翻變之指訖無異詞聞者譁訟其寃獨郡守不察及赴刑入市殊無懼色對監刑兵官曰我聞僧人死必有偈頌少寬頃刻之期可乎監者曰云何僧曰我舉揚倩官人寫乃口占云宿業因緣人不知如今啐啄與同時今生歡喜償他了來世分明不欠伊夢幻色身從敗壞閑田虛樹已生枝休休休也歸家去石女懷胎產一兒云是宣和間事也

岳陽穉松

岳州城南有呂僊翁詩所謂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  
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僊過至  
建炎中松猶存紹興二十三年大風拔樹無數此松  
遂枯有道人適至折已仆一枝插于傍咒曰彼處難  
安身移來這裏活自是日以暢茂卽今穉松也道人  
者蓋翁云

白馬洞天

鼎州綠羅市漁者張翁因往故里買船篷還至白馬

渡烟浪晦翳孤舟滅跡兩岸人多識之驚呼云張翁  
落水死了且報其家妻子奔視以爲溺死明日發哀  
招魂經四十九日命僧修設斷七道場翁忽自外歸  
顏容如平時喜笑自得妻問之答云初舉棹抵波中  
恍然迷津不知爲何處唯隱約見二釣舟前行隨之  
以進其一人謂我曰汝得無飢否卽取小紙裹內信  
粟一撮者置釜中挹水滿注拾燒殘斷薪一吹卽燃  
頃刻湯沸香氣異常招我使食又口豈不欲歸乎曰  
正所願因指諭曰彼此去到前面白浪處才聞水聲

緊閉眼切不可回顧便可抵家矣如其言得歸始知  
誤入白馬洞天也知桃源觀道士朱洞真說

### 李主簿及第

澧州士人李蒙紹興十七年與辰沅靖州舉子會士  
於武陵未引保間夢省榜到省元曰李用之又有人  
從傍言曰只候舉使回明日急取家保狀改名用之  
先是蒙已兩請文解其友謂之曰彥發已是得解舉  
人若更今名則遽捨前來舉數似爲可惜蒙斷然不  
疑及秋闈揭榜用之預薦來春省試邊白侍郎方奉

使金國歸遂知貢舉盡如其夢有種道人者善相畱  
詩四句與之云道成元未是再至却須成但看西行  
日歸來一餉榮是歲於王佐榜登乙甲調潭州善化  
主簿之官三月而卒一餉榮之兆其亦淺矣

### 管先生祠

魏管輅本平原人今鼎州永壽鄉周家市細草岡雙  
堰下有古松相傳爲管輅之墓其側坡嶺上一祠  
堂榜曰管先生祠神位下一碑石文斷缺正敘譚縣  
尉夢事云譚長沙人在布衣時夢一大丈夫來訪曰

吾姓管名輅所居在武陵爲婦女當道妨礙出入君  
異日策名當仕于彼願爲去之覺而異焉謹書于冊  
已而登第果注武陵尉卽到邑未暇詢其所在因村  
民訴堰水不平縣請往定驗中道憇一祠宇見神像  
悚然蓋昔所見乃以其事審于里胥胥曰城下寄居  
朱推官葬女在此廟前相去極近於是爲朱言之朱  
亦念其女魂靈必不安處遂徙于別地今不知幾何  
年也

### 屈老娘

武陵城東宋氏婦女產蓐所用乳醫曰屈老娘年已  
八十餘嘗以滿月洗兒宋氏姻眷咸在屈抱兒就榻  
盤坐凝然不動面色漸變視之已殂矣兒周晬後徧  
發風疹終夜常啼哭市有骷髏卜者以二十錢往問  
之呵香烟上默禱來意卽取幅紙書一詩曰課見時  
中有禍殃小兒紅點不成瘡欲知爲祟何名字便是  
當年屈老娘亦可笑也

### 孟廣威獼猴

政和八年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孟廣威者便湖

東坡志林  
北官舍在武陵芙蓉館孟生陟人好養馬常蓄獼猴  
于外廐俗云與馬性相宜其一最大類十歲壯兒陳  
萃推官祖宅切相鄰近家人當暑月納涼堂後廡下  
此猴項曳鐵索隔屏牆勃跳望陳氏婦女昂其陰嘈  
噴作聲有攫搏之意欲擊之慮或有傷必詆譴怒不  
敢禦捍但一家皆驚走自是無問晝夜嚙斷索徧歷  
居人屋上往來瓦多破碎極用因爲苦孟未有兒忽生  
男子求乳媪甚急責訊牙僧且須姿質堪采盼者諸  
僧併力募訪得一人至之兩月嬰兒熟臥衆婢出宅

後洗熨衣服乳媪聞之亦捨去獨寘兒于榻少選至  
歸房則兒項下流血死矣走告主母孟以爲媪方盛  
年志在爲姬侍不屑哺乳謀殺兒卽縛送司理獄荷  
鞫慘楚不容自明竟引伏臨赴市顧老僕鄧生言當  
向陰府與爾索命遂受斬刑有老僕鄧生者時親見  
其事云見項下有爪甲痕故指爲乳母所殺後鄧老  
兵是時見一巨貓自房跳出而畏相勾牽不敢言思  
之乃是此猴兒未幾孟亦死武陵秋積陰圃久雨禾稻  
生芽朽爛首尾三年人謂冤魂所致案此媪捨襁褓

嬰兒而出至於天喪不爲無罪撻之足矣處以殊死

寔爲淫刑

名子三事皆武陵陳莘林尹松溪居士徑行錄而載陳以科  
思入仕至峽州推官与上官不合拂衣歸

吳長者

樂平故老吳曾字孝先潔廉重義里社稱爲長者嘗  
有異鄉客治旅邸置傘於房外遂失之來見吳曰微  
物不足惜但貯五通神象奉事多年一旦屬他人道  
塗無所依倚知公長者能爲我訪索乎吳卽爲尋覓  
得其人贖以錢三百頃之反命或疑傘頗重吳曰是  
乃神物所以顯靈耳衆旣退持還客捧謝曰柄中實

有金不意幾落他手願與公中分之吳曰是豈吾心  
哉君切勿言將使貪夫起不義之思乃辭去數年後  
復來仍致厚餽吳曰使吾愛財則曩歲已取金矣幸  
無汙我客不能強命匠圖其象以歸誓謹香火爲報  
吳壽終於家子大明官至將作丞二孫爲監司郡守  
曾孫周輔作士人

觀音救溺

徐熙載之母程氏酷信釋書雖年過七十雞鳴而起  
炷香持誦不以寒暑易節而瞻奉觀音尤極誠敬紹



熙四年熙載來城中就館彭大任家五月三日與二子謁歸儵石鎮航船當長江瀾漫望直而進三更後暴風雨作折木發屋波濤沸騰篙工無所施其技勢已危迫熙載念父子三人寄命一葉駭浪中脫有不虞何以供老母菽水之奉卽呼率同載齊聲共持菩薩名良久遇一巨桑衆共挽之急以大絳繫於木下到曉觀之則在高沙圃中無所謂巨桑也午後抵家母出迎笑曰夜來夢一婦人抱汝歸來不妄始驗佛力救助云

朱陳二縣丞

朱耘深道樂平石潭人招邑士陳定國訓其二子才英蜚英同學七八人以休假出遊迨日暮一人先反倦臥齋榻如夢寐中見兩黃衣卒從外至一扼其喉一引其足聲不能出氣不能運正危殆之際定國與才英歸扼吭者驚曰兩縣丞至矣奈何奈何引足者應曰當捨此而亟避之耳才英見兩黃狗躍走如飛被祟者方醒二十年後定國仕爲大庾丞才英攝上猶丞

解脫真言

吳周輔灌園之僕曰操全勤幹悉力夙夜不怠慶元三年忽不疾而死而魂魄精爽不離故處人往聞者聽其謦欬之聲與平常不異念其存日忠謹不忍使巫卻逐館客徐聖俞舊傳西天三藏法師金搵持釋迦往生真言其一曰唵牟尼摩賀牟尼曳莎賀其二曰唵逸啼律呢娑不訶其三曰唵侶呢律呢娑縛訶凡世人死而未解脫者或爲語之或爲書之無不獲應因勸周輔板印貼于操全止息之所自此影響寂

然

席天祐病目

樂平席天祐所袞精於醫嘗從劉武忠軍中天祐采  
用兵之勢一寓於棋遂成絕藝淳熙六年冬醉臥僧  
牀賦一詩云霜侵古屋月侵窗撥盡寒灰夜未央仗  
劒起看吳楚分將星今見幾分光俄得目疾經歲後  
不復見物凡十年自省元無大惡何以至于此極一  
夕夢一禿翁爲其徒乞命席曰我病廢待盡不握死  
生之柄胡爲出此言謝之使去翁曰若能寘念目青

可瘳翌早有漁人負擔過門問其何物皆蝦蛤螺蚌之屬也頓悟夢告悉買之使童縱於江中雙目已有明意歎曰夢豈欺我爲善愈力才數月眸子瞭然天祐醫術不減其父慶元三年邑胥周恂病風人皆以爲証共邀視之祐曰左已瘳右已緩何計之可爲幸猶早一月大藥向可及也遂探囊出三藥指其一曰服此一句口當能言指其二曰服此手且能運掉指其三曰服此而又一旬足且能移步俟三者旣效當別告汝詢妻奉所戒盡如其言復迎之求所謂常餌入公門當用方便一味切忌鬻獄舞文貪顧財物此真神仙上方能常服之則疾永不作矣恂頓首受教旋執役如初一日相遇于市恂曰感君再生之恩思無以報如道有使令願効犬馬天祐責之曰汝忘吾語故態復作耶恂愧謝而退

梅溪子

樂平湖口人汪經少時夢所居後池中有龍將升空

懼其爲孽覓物捍之遂跨背截其首持之以歸驚而  
寤悸汗被體其父詢之具以告私切喜焉經自七歲  
知專志讀書性亦開敏意將來必成偉器未幾有一  
道人至踈眉秀目頎然而長衣冠褻博自稱曰梅溪  
子姓宇文氏梓潼人精于太一數且善圓夢父因以  
龍說語之輦蹙曰乘之吉也屠之次也但攜首而歸  
立身于卜筮耳昔吾之師授吾術不許妄傳惟云東  
行逢三已則付之當登一世之龍門吾不得其旨今  
君之子殆符三已之讖乎父呼前之道人一見卽摩

其頂曰真吾弟子也出書一編與之他日藉此翱翔  
公卿間不可謂之無所遇也坐頃之間一笑告去不  
復再來汪父雖甚嗟異然期厥子以學問榮家不令  
畱意累年後經爲俗故所櫻浸廢學方閱其書了然  
貫通不假指教遂用此技成家所謂三已之兆不曉  
其故也

### 月老治痢方

汪經旣以術顯與邑士徐聖俞厚善慶元乙卯重九  
日相遇于村店臨別曰後二年當復會于縣正正恐

不能從欵爾徐怪而詰之汪云尊夫人星數到彼時  
必有臟腑之疾當逢異人而安及丁巳歲就館縣市  
士人家汪果來訪閱兩日得僕報母患痢母年七十  
六矣正憂惱間崇聖長老慧月聞之急抄一方來其  
方用罌粟殼七顆烏梅七個陳橘皮七片皆如常法  
而甘草七寸炙其半生姜七片煨其半黑豆四十九  
粒炒其半同一井水大盃加小罐內文武火熟煮而飲  
徐卽買藥奔歸家已及三鼓卽治藥一服痛止再服  
脫然

### 葉武仲母

葉武仲母死經年適樂平鍾德茂家啟九幽醮許外  
人附度葉買紙衣一通詣壇下醮主者程國器爲祝  
而焚之俄夢其來曰感汝化衣但我衰老無力爲強  
悍者奪去容色甚慘葉寤而悲泣復扣國器令別具  
狀判監醮之神及當境地主分明取還立俟報應其  
夕再夢云荷程法官理還衣著極濟所欲幸爲我謝  
之程自此道價頗振

### 汪季英不義

大庾丞陳定國女嫁樂平人汪季英汪顧其資送不  
腆心殊弗愜已久誕女愈嫌之出游郡庠陳氏病遣  
僕屢趣其歸暨抵家棺斂矣踰月而後汪行葉圃爲  
異蜂所螫痛不堪忍因臥病婢子察視証狀謂全與  
陳無異亦常見陳在側汪知爲所祟發忿舉柩焚之  
時定國爲應城主簿或言婦翁尙存焚之不爲便汪  
悔悟然已無及竟以蜂毒死定國滿秋歸妻曹氏夢  
女來別曰不義者卽投之憲網我已別議婚相去甚  
近幸勿悲惱次日其鄰宋氏婦雙生男女各一人

### 歷陽麗人

歷陽芮不疑乾道間從父縣尉官所歸掃墓因畱別  
鄰家出已偈夜乘馬行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仍爲  
控馭頃刻到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俄有麗人  
延客分庭抗禮若平生歡坐定諦觀其容貌之美服  
飾之盛真神僊中人爲之心動少焉張晏奏樂麗人  
捧觥致詞曰累劫同修冥數未合今夕獲奉從容爲  
壽罷卽登榻繡衾甲帳目所未識遂講衽席之好拂  
旦求還麗人慘言曰郎何來之晚何去之速陋巷草

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爲期芮曰大人性剛嚴計已顛望堅不許復駐一宵及辭去揮涕送之曰來日當于書閣修謁至時未二鼓先遣僕妾施牀帳具酒殺俄擁一香車麗人下與芮接從此每夕輒至商摧古今詠嘲風月雖文人才士所不迨但戒芮曰我非凡流得侍巾櫛皆夙昔福分致然或泄天機而必爲大累子孫亦將不免凡歲餘父母訝其疴瘠扣之不言家人或有覩者母密告之云頗知汝有奇遇吾正慮飲膳自幻化中來未必真物食之當成疾試輟一

器示我芮不敢隱與之言麗人曰此無害卽令持蒸羊一牒往母嘗之非僞也父絕以爲憂慎道人屈先生來自謂精于天心法備白其故屈曰魑魅罔兩何足驅除縱島洞列僊而誘人爲淫泆之行吾亦能治之遂索線十丈而以針串小符于杪藏諸合中祝芮曰君甘心妖惑死期將至如未忍間俟彼女去時綴紙帖于衣裾任其帶線而逝聊資一笑之適芮如所戒明日屈先生使訪測野外有一巨鱗死焉尸橫百尺其符宛在鱗甲間芮如醉方醒徐聖俞婦弟自淮

上至談其詳

螺治閉結

饒醫熊彥誠年五十五歲病前後便溲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環坐候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僧慧月相善遣信邀至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釣橋逢一異客風姿瀟灑出塵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子子走趨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閉結勢不可料急欲往問之客曰此易事耳待奉施一藥卽脫靴入水探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鹽半七和殼生搗碎置

病者臍下一寸三分用寬帛緊繫之仍辦器以俟其通月未深以爲然姑遜謝之而前及見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諸醫知無他策漫使試之曾未安席砉然暴下醫媿歎而散月歸訪異人無所見矣熊後十六年乃終白石董守約以脚氣攻注爲苦或教之搥數螺傳兩股上便覺冷氣趨下至足旣而亦安

攬事游師姨

樂平大東關外一尼姑俗呼爲攬事游師姨不詳其所以來日攜一竹箠入市爲左右鄰家買物自一兩



錢至於十百粉餌針縷果料蔬菜其項目纖微無不一一記憶反而付之不少差元未嘗責報雖風雨寒暑不輟賦性和易人甚譽之無喜色詆之無愠色凡往來累年一旦偏詣諸家告別不疾而終瘞于歸山橋下明年一道人至輒啟其穴視骸乃金鎖子骨也以杖挑之凌空而去見者皆悔恨其生存時不能識也橋因是得名

程山人女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

晚出遊逢一士人風流醞藉輒相戲狎隨至其室逼與同寢家人有覘見者就視之乃爲長蛇繳繞數匝時吐舌于女脣吻中盧大驚拊几呼諭之女笑曰爾何言之謬此是好士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汝賤愚工匠之比奈何反謾以爲妖類盧出外思其策里中江巫言能治卽披髮跣足跳梁而前鳴鼓吹角以張其勢蛇睢睢自若江命煎油大鍋通夕作訣愈力女怨告曰無聒我恩人舉衾覆之蛇亦縮首衾下江度其無能爲用繩串竹筒套其頸使侶伴緝衣高冠

十輩分東西立雜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拽蛇向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衆斫碎蛇投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洒淚移時欲與俱死于是使吞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踰月始

平

此卷皆徐熙載聖俞所傳

玉山陳和尚

信州玉山陳務林鄉下巖寺同行陳生年十三四時因出縣市還至中途小橋少憩先有道人坐其上雖風骨軒昂而身負瘡垢陳雖下客無所知然一見心

異之卽加禮道人若素相識者笑謂曰汝行路多少日三四十里矣曰如是當饑餒已儲一物相待探懷取油糍兩枚與之陳接食其一頗喜至其次粘二炙麪甚腥陳不以爲嫌畧加洗滌食之俄便別去便覺步移輕捷心神頓清自是遂能言未來事遠近有請無不敬信共買牒爲削髮稱爲陳和尚凡境內水旱疾疫命之禱輒應鄉人當三伏問雨期曰某日某時不差晷刻至有陳佛之稱乾道九年七月縣大旱士民投詞于丁邑宰乞招之祈雨丁迫于民情勉從

之而終不信也齋場旣辦請之曰師能知何日雨曰  
明日申時但須至誠齋潔方獲感應已而不然丁咄  
其惑衆將寘于理陳笑曰闔縣之人盡知齋戒仰望  
膏澤以蘓苗稼長官獨茹葷自若爲民父母如此顧  
歸咎於我哉丁曰何以知我葷饌曰今已食鹹鴨卵  
尙餘其半庖僕亦不敢喫見在庖內罩子裏吾不妄  
言丁悵然自悔願容洗心懺謝重建三日道場不知  
可致雨否陳曰試看三日外如何及會散僧退暑氣  
正炎忽片雲起西北雷震一聲登時傾至周一晝夜

方晴

王一妻

建康豐民王一以慶元三年四月往近郊種禾其妻  
持午飯饁之去田所不遠忽爲大雷雨追逐不可逃  
避飲食器用一時飄散少焉開霽王望見就視之妻  
自腰下陷於土窖中牢不可起急呼在田者并力鉏  
握而四傍浮土隨即擁合無計可施或教使用蘆蓆  
草縛一舍蔽其上又爲旋風捲去妻面黑如漆扣之  
不能言與之膳飲不能進但瞽瞍呼痛而已後一月

樂平商人過彼正見之後不知所終辛志載地陷不  
孝子王一妻之惡從可知云

夷堅志辛集上

辛集上

程